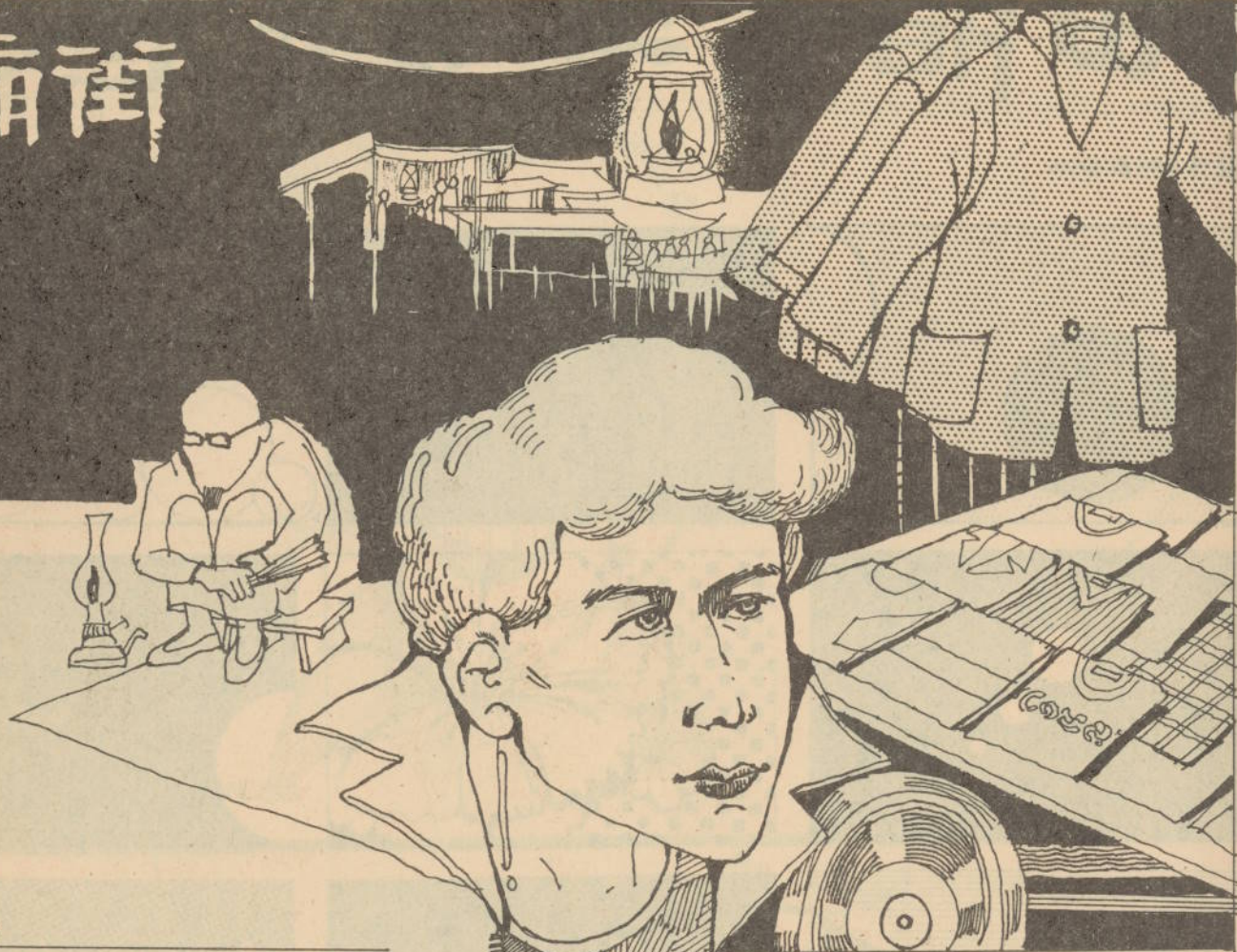


廟街



Bennis Te

從前，這是一條充滿傳奇性的街，帶着厚厚的神秘色彩。

但，廟街永遠跟時間的步伐一致。

現在，它是個道地的香港人文化中心——一種沒有過份繽紛而很實在的生活方式。

當很多人為連卡佛、大班廊的衣着文化與高采烈時，有更多人為那裡的衫褲攤檔流連忘返。

當很多人為 JIMMY'S KITCHEN、鏞記的飲食文化津津樂道時，有更多人在那裡的街邊食檔大快朵頤。

當很多人為碧麗宮、大會堂的視聽文化嚮往陶醉時，有更多人在那裡的街頭歌聲中渡過許多個歡樂的晚上。

那裡還有控制了電台 POP-CHART 及流行歌曲龍虎榜的十數個錄音帶攤檔，不停播着這陣子的「倚天屠龍劍」，那陣子的「巨星」和「奮鬥」。

還有當場泡製的手錶翻新、集中西毛髮的裸女畫報和「有聲」錄音帶、專醫癩毒奇症的藥膏藥散、刀瘡跌打的師傅、令「他」起死回生的秘製黃道春藥、指點迷津的「照田雞」相士、麻雀館、英皇御准馬會投注站、徵友小姐……

廟街比任何一條街更自供自給，更能照顧你的一切需要。

文：羅廉思

它的羣衆面也比任何一條街更廣，無論白領、工廠仔、學生哥、工人大佬、遊客……及許多不能用傳統方法去劃分為那行那業的人，都會在這照得燈火通明的攤檔，擠得密密麻麻的人羣中逛上一兩回。

從來沒有人能正確估計到這裡每晚的營業數字。

也從來沒有人能正確估計到多少人靠這條街過活。

廟街及它的一切活動永遠都那麼有生命力——只有風雨才可使它獨有的節奏暫時停竭。

其實，這裡的東西並不便宜。一碟才十來隻的白灼蝦便是十塊錢，三盒錄音帶是十元，點唱一支歌最少是五元，一套有毛彩色公仔相是四元……七除八折，這裡一晚的消費，無產階級一天勞力換來的鈔票已所剩無幾。

但消費本來就是香港生活的第一信條；方式各有不同，信條始終如一。「儲蓄可以致富」的夢幻早已給資本家發明的通貨膨脹戳破。

一天的勞動，無非是滿足口腹、眼睛、耳朵、手足及那話兒之需。

只有廟街的消費方式是最無產階級化的，中環、銅鑼灣及尖沙咀都是怪不自然的布爾喬亞斯。

所謂禮貌、品味、儀態、高尚都他媽的麻煩；只有最原始的才是最現實。

在大光燈和五百火燈泡的照耀下，所有在這裡的東西都顯得很實在，隨手可得，沒有絲毫外加的誇飾。

鈔票可以換來一身有型的「油脂」裝，可以在投注站換到成為百萬富翁的希望，可以滿足口腹，可以得到肉體的快感，而不需要虛偽的遮掩，永遠那麼爽快利落。

就是口袋裡沒有錢，逛逛瞧瞧看看賣跌打膏藥的施擒拿手駁筋接骨，聽聽相命術士的玄機妙算，襯襯街頭賣唱的熱鬧，翻翻攤檔擺滿胴體纖毫畢視的畫冊，也挺有趣味。

一天的疲倦，可以就此盡消，回家後倒頭便睡，迎接另一天的生涯。

到傍晚時分，廟街的一切又會在那裡招手。